

盖世武功



I 247.4
(156) 80265

盖世武功

赵乾杰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盖世武功

赵乾杰著

责任编辑：许言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（郑州市农业路73号）

河南省郑州解东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,375印张 266 千字

1938年6月第1版

1939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80001—85000册

ISBN 7-5348-0118-4/I·56

定价：3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明代末年，在王屋山下，黄河岸边，崛起了一代武林大师、陈氏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庭。陈王庭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侠骨义胆，武德高尚。他在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群雄并起，贼盗蜂生的动乱中，以一身绝艺，名震黄河两岸神州大地，四方豪杰为之顶礼叹服。本书记述了他除暴安良夤夜救贞娘，校场比武群英劈飞虎，镖打豪强山寨聚义师，孤胆劫牢独闯险关，花厅动武威服众侠等传奇经历。既有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恶斗，又有花前月下儿女情长的恋情，情节起伏跌宕，曲折动人，悬案迭生，扑朔迷离，引人入胜，一反港台武侠小说故弄玄虚，矫揉造作之俗套，实为一部生动真实、可读性很强的武林传奇小说。

目 录

引 起	(1)
一 朱元璋洪洞迁民 青风岭陈卜灭寇	(2)
二 逃性命李春景走他乡 贪富贵王敬宣使奸计	(29)
三 石五虎白昼抢少女 陈王庭夤夜救贞娘	(39)
四 相国寺石金虎行凶 石家宅李良平丢剑	(54)
五 主考官贪赃受贿 陈王庭校场比武	(71)
六 李良平刀劈石飞虎 陈王庭镖打铁腿豹	(89)
七 陈王庭月夜借宿 李好善大义灭亲	(103)
八 陈王庭林边战法戒 李春景岭下会义兄	(117)
九 虎头岭铁腿豹行刺 玉带山李际遇迎宾	(132)
十 破偷袭蒋发拼命 祭亡灵义军举哀	(149)

- 十 一 赛戴宗阵前诱敌
 姬世清贪功中计 (163)
- 十 二 李春景山口斩仇敌
 陈王庭酒店遇英雄 (178)
- 十 三 白手夺刃柳剑鸣胜敌
 口蜜腹剑铁腿豹丧命 (194)
- 十 四 二鬼假认师
 恶少真纵火 (209)
- 十 五 虎头岭义军突围
 李际遇兵败就义 (224)
- 十 六 李春景途中托孤
 陈王庭故乡拜师 (239)
- 十 七 孤胆劫牢英雄中箭
 掰枷越狱蒋发遇雨 (255)
- 十 八 王海仗义山洞救人
 蒋发受辱村头挥拳 (268)
- 十 九 陈王庭月下试新拳
 山东客偷牛留柬帖 (284)
- 二 十 陈王庭飞步闯险关
 赛戴宗谈笑施绝技 (299)
- 二十一 陈王庭花厅动武
 熊若虎关外抗清 (314)
- 二十二 美髯公家乡创拳
 陈氏女陈沟求援 (329)
- 二十三 愤不平兄弟请战
 设毒计强盗施威 (344)

- 二十四** 小英雄刀斩二盗首
陈氏女智除众匪徒 (359)
- 二十五** 愁云隐杀机
干戈化玉帛 (374)

引 起

叹当年，披坚执锐，扫荡群氛，几次颠险。蒙恩赐，司徒然。到而今年老残喘，只落得《黄庭》一卷随身伴。闲来时造拳，忙来时耕田。趁余闲，教下些弟子儿孙，成龙成虎任方便。

这首长短句，名叫《叙怀》，乃是举世闻名的武林大师陈王庭老先生所作。他生于何朝，家乡何处，一生为人如何，水有源头树有根，且听我从明朝洪武年间山西洪洞县迁民说起。

一 朱元璋洪洞迁民 青风岭陈卜灭寇

元朝末年，纪纲废弛，政治紊乱，灾异迭见，天下群雄并起。时豫北怀庆府一带，灾荒连年，民不聊生。后来，朱元璋逐渐剪灭了群雄，统一了天下。就在明兵攻打怀庆府之时，由于元朝镇守大将铁木耳的顽抗，明兵久攻不下，死伤甚众。但区区一府，毕竟是弹丸之地，怎禁得明兵大军压境。时日一久，元兵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终于被破了城池。元兵除死伤者外，其余见大势已去，纷纷如鸟兽一般，一轰而散。

谁知朱元璋登基以后，却迁怒于怀庆府一带百姓，说他们助纣为虐，抗拒天兵，于是派兵“三洗”怀庆，大肆屠杀无辜百姓。可怜这些百姓，在元朝统治盘剥下，日子过得已经是黄连树上吊苦胆，现在更是从深水里跳到了火坑中。无奈只得拖妻携子，扶老背幼，东躲西藏。但十有八九并没有逃过这次厄运。据民间传说，明兵每烧杀一处地方，常于村中十字路口，丢下钱、粮、衣服等物，如发现有人拾取，即重新发兵搜寻。如此“三洗”，直使得这一府八县、数千平方公里的地方，景象惨不忍睹。但见：

碧血满地，狗彘厌食；死尸盈野，虎豹皆肥。溪、河、坑、塘飘臭气；梁、檩、椽、柱冒青烟。田园荒芜，万顷难寻禾苗；人迹罕见，千村不闻鸡鸣。道路上，蓬

蒿没膝，狼嚎兔跑；庭院中，藤蔓丛生，鼠奔狐窜。正是：阴风阵阵，人间翻作鬼世界；磷火点点，帝王酿成千古冤。

后来，朱元璋派人在山西洪洞县设立移民局，强迫附近百姓，迁往怀庆等地。众百姓只得抛家失业，离却故土，在押解官吏如狼似虎的催趲下，逡迤而行。时值严冬，朔风凛冽。这些移民肚内缺食，身上少衣，风餐露宿，披雪顶霜，沿途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。

且说这一日，大雪飘飘，半晌时分，飞雪更如撕棉扯絮，下得更紧。移民们在山路上扶老携幼，一步一滑，艰难行走。猛然听得一声惊呼，众人抬头望去，原来一个年逾七十的老婆婆，因冻饿路滑，摔倒在地，跌坏了手足，疼昏了过去。慌得她的儿子眼泪鼻涕糊了一脸，跪在雪地里，又喊又叫。立时旁边围了不少人，但也干着急没有办法。一个押送移民的官吏，身着皮衣，腰挂酒葫芦，恶狠狠地走上前来，口中喝道：“一个穷老婆子，死了又值什么？惊惊乍乍、团堆聚伙的，想逃走、谋反不成？”口中喝着，手中皮鞭雨点般照众人抽来。见众人不散，一只手拖起老婆婆就要往山沟里扔。老婆婆的儿子抱着母亲，死也不放，口里苦苦哀求。那官吏更怒，只管用手中皮鞭劈头盖脑地打。周围移民虽人人怒形于色，却无一人敢于上前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得众移民叫道：“好了，陈大哥来了！”官吏放下老婆婆，扭头看去，只见后面一人，放下手中推的车子，大踏步走了过来，问明情由后，声如洪钟般地向那官吏道：“我们奉圣旨迁移，又不是犯了罪的充军囚犯，我劝官长手下留情些，也好给子孙积些阴德！”

那官吏见是个年逾花甲的老人，那里放在心上，又听他话中带刺，那里容得，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这里那有你说话的地方？还不快滚！要不，惹得老爷性起，让你和这老婆子做伴去！”说罢，一鞭抽来。只见那人往旁一闪，早将鞭子夺在手中，顺手一扯，已成两段。官吏大怒，随手掣出刀来，劈面就砍。那人不慌不忙，身形一动，飞起一脚，早踢中官吏右手腕，官吏“哎呀”一声，手中刀咣唧唧地直飞出数丈远近。

官吏见不是头路，威风早去了一半，又见周围移民怒目相向，知道众怒难犯，但就此而去，又不甘心，只得气狠狠地说道：“好啊，你竟敢殴打皇家官吏，回头我再和你算帐！”话未说完，人已离了十步远近。那人看着官吏背影，高声笑道：“大不了你把俺陈卜重迁回山西去！”官吏听得此人即是陈卜，更是连头也不回，走得更快。

众人看那陈卜，虽然年过花甲，却英姿勃勃，慈祥亲厚中显露出凛然神威，刚正侠烈里伴随着谦和洒脱，果然是个英雄。原来这陈卜本是山西泽州人氏，因为家乡遭灾，领着全家逃奔洪洞，投亲靠友谋生，谁知正赶上迁民，也被官府裹迫移居。一路上，见押解官吏凶狠，心中不忿，公开出面顶撞了几次。几个官吏吃了亏，拿他没有办法。众百姓凡认得他的，都唤他陈大哥。

当下陈卜脱下身上棉袄，披在老婆婆身上，又叫她儿子将担的东西放在自己车上，让他背上母亲，这才又和大家上了路。一路上吃尽了千辛万苦，才辗转来到了怀庆府温县。

这温县，因温泉得名。夏时立国，称温国，以后改为县治。陈卜见县境内一马平川，南临黄河，北依沁水，土壤肥沃，是个繁衍子孙的好地方，就和全家人商量，在县城东北

十余里的地方，歇息了两日，清除了腐尸烂骨，割去了荆棘野草，结草为舍，筑土为墙，住了下来。一些移民沿途见陈卜为人忠厚和善，极有心机，又急公好义，精通拳械，连押送移民的官吏也惧怕于他，于是，也就在陈卜居住的附近地方安了家，并把陈卜居住的地方，起个名字，唤作陈卜庄。这村名一直沿袭了几百年，至今村庄仍在，村名依旧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陈卜因嫌村庄地势低洼，土地盐碱，想另换一个高岗地方安身，于是趁着农闲时刻，带着干粮，在全县境内，着实勘察了一番。

这温县境内，紧靠黄河滩，有一条由西向东蜿蜒数十里的土岭。岭上虽无美竹、奇峰，却也树木葱笼，百鸟声喧，土地肥沃，嫩草茵茵。春天铺花叠翠，秋天五谷飘香，夏天清风徐吹，冬天玉砌银装，另有一番动人景色；虽无虎牢、潼关之险，剑阁、函谷之固，却也如一道天然屏障，紧紧扼住黄河北岸。这天然屏障，保护着温县境内大部分百姓，免受黄水灾害。陈卜也曾在那饭后茶余时间，听那些劫后余生的百姓们讲说一个神话故事。故事说，很古的时候，黄河三年两头发大水。一发大水，南起邙山山根，北到太行脚下，一马平川，万顷沃土，它愿冲到那里就冲到那里，愿意淹多大地方就淹多大地方。黄水过后，树梢挂鱼草，地面留黄沙。害得穷百姓叫苦连天。后来，黄河龙王的女儿为了报答一个穷苦农民王郎的救命之恩，也为了解救黄河北岸百姓免遭黄水之害，偷来了父王的镇宫之宝青锋逼水剑，插到了黄河北岸。这宝剑化成了一道土岭，逼退了滔滔浊浪，挡住了滚滚黄水。人们就给土岭取名青锋岭。以后年深月久，人们逐渐把青锋岭写成青风岭了。

就在县城东十余里的地方，有一个村庄，骑居青风岭。村中有一常阳古寺，村庄以寺为名，名唤常阳村。这常阳村南面是一望无际的黄河沙滩，夜听黄河涛声震耳。近处有一道河，名唤蟒河，从滩地曲折东去，常年流水潺潺；村北有一高岗，状若虎头，名叫虎头岗，虽地势高亢，望天而收，但也不失为可耕之田。整个村庄，南低北高，背风向阳，旱涝均不会绝收。陈卜对此很是满意。可是村中百姓说，附近有一复元寨，寨中啸聚着一伙强人，不时到村中骚扰。陈卜艺高人胆大，并未放在心上。回到家中，和全家人商量，择日搬到了常阳村，定居了下来。闲暇无事，就问这复元寨的情况。周围百姓闻知陈卜武艺高强。常在闲谈中极力撺掇，叫他领头扑灭了复元寨，以解周围百姓之忧，但他只是微笑不语。

这复元寨，距常阳村不过数里之遥，隐于青风岭深处。此处原本是一个村庄，因处于岭头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元朝末年，附近百姓，为了反抗官府横征暴敛，啸居于此。因为大多是穷苦人出身，深知民间疾苦，虽背井离乡，占山为王，也不过是权且安身而已。依然每日里耕田狩猎、打渔砍樵；修城筑寨，巡逻放哨，排兵布阵，演习武艺。并不骚扰四周遭百姓。因此，周围百姓对他们不但不惧，反而一听元军来攻，争抢着为山寨通风报信。所以元军几次来犯，都被他们打得狼狈而逃。后来群雄并起，元军抵抗不住，到处杀良冒功，逼得四周百姓，纷纷投奔山寨。山寨声势愈大，好生兴旺。更吓得附近官府，连正眼儿也不敢瞧它。

元朝灭亡后，从怀庆府逃出来的元朝遗老遗少，拖家携眷，纠集入寨；附近的酒鬼赌徒、地痞流氓，也如苍蝇逐

臭，接踵而至。一些原来占山为王的百姓，看不惯这些人鱼肉乡民、为匪作歹的行径，或逃奔他乡，或投亲靠友，纷纷离去，一时风流云散。实在没有生计的人，没办法，只得忍气吞声，任凭这群恶鸱强占了雀巢。

寨中有两个头目。大头目名叫兀良哈赤，乃是铁木耳的副将。此人骑得快马，开得硬弓，生得五大三粗，恶眉环眼，是个一勇之夫。平日粗鲁有余，细心不足，动不动就要杀人，二头目是个汉人，姓酆名富，原是富家子弟。虽也会少许武艺，但尽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。平日最喜欢别人对他溜须拍马，阿谀奉承，夸他武艺高强。只要谁溜拍得他心中高兴，常常几十两、上百两银子赏人。他靠祖上留下的万贯家私，买了一个武举后，更是横行乡里，作恶多端。正在兴头上，偏偏元朝灭亡，心中好不晦气，口中说道：“我是大元朝的堂堂武举，岂肯投降朱元璋这个反王！”一气之间，弃了土地、房产，带着金银细软，拖妻拉妾，上了山寨，投靠了兀良哈赤。诸位，这世界上大凡喜欢别人吹捧的人，遇见比自己势力大的，也必定极力讨好，以求从中渔利。酆富当然也是如此。那兀良哈赤是个粗人，那经得起酆富日逐里掇臀捧屁，吹吹拍拍，早已神魂颠倒；加上又贪他黄金白银、绫罗细软，几个娇妻美妾在身边勾魂摄魄。于是，酆富上山不久，就当上了二头目。

兀良哈赤和酆富占据山寨后，怕明军来攻，就将原来的寨址修缮了一番，做了一面旗帜，上书“复元寨”三个大字，取其恢复元朝之意。为了扩充势力，抵抗明军攻打，凡来投靠的，他们一概收留。这伙强人，尽管穷途末路，犹自恶性未改。风高放火，月黑杀人，直骚扰得周围百姓叫苦连

天。百姓们多次上县、府呈请官兵清剿，但官兵谁肯破命上前。见了几仗，被这伙强盗杀得望风而逃。不但没压下这伙强盗的气焰，反而助长了贼势。

这一日，两个头目正在山寨大厅饮酒作乐，席间说起陈卜，酆富道：“开始听说他武艺高强，象天神一般，倒叫咱弟兄们好紧张了一些时日，可这么多日子连点动静也没有。看来真是一物降一物，卤水降豆腐，还是大哥你的威名大啊！”旁边的一些喽罗，也七言八语起哄道：“一个糟老头子，能尿起多大的股！”“咱复元寨把守得象铁桶一样，又有两位头目天上少有地下稀的武艺，别说陈卜那糟老头子，就是来个千军万马，咱也不在乎！”“啥时两位头目高兴了，给他写封信去，叫他来给二位头目牵个马呀什么的，赏他碗饭吃！”直说得兀良哈赤、酆富浑身汗毛眼里往外透着舒服劲儿。

正在这时，有个小头目进来大厅禀报，说山寨外边来了两个投山的。兀良哈赤正在兴头上，遂叫带进来。不一会儿，那个小头目引进两个人来。但见前边的一个：

年当弱冠，面白无须；鼻直口方，长眉细目。行走如劲风穿山峡；站立似青松傲苍穹。腰悬利剑，藏寒冰三尺；马挂钢枪，拖铁蟒一条。观面貌，分明不是作恶客；却不知，为何上山投恶魔？

后面跟定一个小童，年可十五、六岁，也生得眉清目秀，好生伶俐，手拢着两匹战马，脸上带着微笑。

二人上得厅来，那青年人不卑不亢，一拱手道：“二位大王在上，在下方玉文拜见！”兀良哈赤按照以往的习惯，风风火火地喝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野小子？是不是官府派来

的奸细，要来打俺山寨的？”方玉文面不改色、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二位大王容禀。凭我弟兄二人学的一点皮毛武艺，借给俺几个胆，也不敢来与二位大王作对。在下祖籍山西，家中田连阡陌，奴仆成群。因被迫迁民，只得抛家失业，背井离乡。一路上父母双亡，奴仆四散，只剩我弟兄二人。我又不会生理，只得四处流浪。想回原籍，又怕官府缉拿。闻知二位大王广施仁义，结交好汉，因此特来投奔，助大王一臂之力。但愿二位大王早日成就大事，使我弟兄得以重返故土，再兴祖业，梦稳神安，即使牵马拽蹬，肝脑涂地，也心甘情愿！”

方玉文一席话，正搔到兀良哈赤的痒处，说得他仰面朝天，哈哈大笑，酆富也在一旁笑得眼眯口张。酆富道：“既然你会些武艺，且操演起来，让弟兄们看看，也好量才录用！”方玉文道：“闻听二位大王武艺盖世，在下怎敢江边卖水，班门弄斧？”酆富听了，说道：“你尽管操演起来，不到之处，我也好给你指点一番！”方玉文道：“大王既如此说，我遵命就是！”

山寨的人一听说新来投山的要操演武艺，早吵吵嚷嚷，拥出了大厅，来到一个空场上。方玉文跟来的那个小童，早从马上取下钢枪，递了过来。

方玉文在空场中间站定，向周围一拱手，说道：“二位大王，众家弟兄，在下献丑了！”跟着绰枪在手，便动起来。果然使得好枪，但见：

转折如意，身法轻灵；进退回旋，前遮后拦。刺、扎、锁、拿，俱依章法；盘、打、坐、崩，招招精奇。呼呼风响，直如雨打梨花飞瑞雪；闪闪耀目，却似银蛇

疾舞蟒翻身。直看得众人：目迷神眩，尽皆夸奖；咋嘴吐舌，俱都喝彩。

一路枪法使完，方玉文面不改色，气不发喘，将枪递与小童，又是一拱手道：“二位大王和众位弟兄，望多加指教！”

兀良哈赤虽然粗鲁，毕竟是经过战阵的人，深知枪为兵器之王，从方玉文所使的枪法中，看出得过名师真传，武艺不在自己之下。心中以为得人，满心高兴地夸道：“好小子，一点点儿年纪，端的使得好枪，真有你的！”郾富本来不懂章法，刚才看得眼花缭乱，但当着众人，岂能嘴软，遂也接着兀良哈赤的话茬道：“这路枪果然使得好！但还有些欠缺之处。以后有机会，我再慢慢教导你！”兀良哈赤听了，不禁皱了一下眉头。方玉文听了，却连忙点头称是。

当下，兀良哈赤即让方玉文弟兄住在大厅左侧房中，每日带人巡山查哨，许诺日后立功，再行升赏。方玉文弟兄听了，心中暗喜。按下不提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陈卜在常阳村定居以后，每日率领全家人开荒种田，农闲教弟子们练习拳术器械。周围村庄的百姓知他武功精湛，为了在复元寨强盗们下山骚扰时，好保护家小，也日逐里把自己的子弟送来拜师。陈卜择良善人家子弟收之。不上数月，连半个县都轰动了。都知道常阳村陈卜，武艺高强，广收门徒，于是前来投师的日多。在此期间，复元寨的两个头目也曾几次派喽罗掠劫周围村庄，反被陈卜师徒和百姓们同仇敌忾，打得屁滚尿流。直到这时，那些背后埋怨陈卜“胆小怕事”“是银样蜡枪头”“贼走要枪，贼来筛糠”“叫俺白盼望了一场”的人，才知陈卜并非胆小怕